



内蒙古

## 大米饭的回忆

●平歌

从小我就爱吃米饭，大米饭、大米小米混合的二米饭、掺着绿豆或红豆焖的米饭、小米饭、高粱米饭都爱吃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只有吃米饭才叫吃饭。当然，在所有的米饭里，我最爱吃的是大米饭。大米饭现在已经成为日常主食，是最为普通的家常便饭了，但在四五十年前，它却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奢侈品，甚至用“稀有”来形容都不过分。我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，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，父母用微薄的工资拉扯着几个孩子，省吃俭用、精打细算，平时很难吃到大米饭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，能吃上一顿大米饭是一件非常快乐且幸福的事。

一碗亮晶晶、香喷喷的大米饭，给我留下了太多难忘的回忆。小时候，全家每月仅有的一点大米都留给了我。记得家里有一个小铝锅，妈妈经常用它来给我焖大米饭。我端着碗津津有味地吃着大米饭，姐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的碗，眼睛里全是羡慕。小小年纪的我竟然都不懂得让她们吃一点。妈妈在医药公司工作，去外地出差时，经常坐着硬座火车买回来十斤八斤便宜的大米。看着妈妈带回来的大米，我欣喜若狂，又要吃大米饭喽！春节，家里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大米饭。大年初一吃饺子，初二也是大米饭、炖鸡肉，在我的印象中多少年都是如此。对于我来说，这顿饭比大年初一的饺子好吃多了。

谁也记不得自己这一辈子吃过多少顿大米饭，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有几次与大米饭有关的经历却终身难忘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一天我去找同学小贾玩儿，到他家正逢午饭时间，他端着一碗大米饭，上面是豆角土豆烩菜，当时我还未吃中午饭，饭菜的香味钻进我的鼻子，感觉真香啊！回家后，我就缠着妈妈也给我做大米

饭。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过几天咱家就有大米了，咱们也吃大米饭。”可是过了好多天也没吃上大米饭，我吵嚷着又要吃大米饭时，妈妈就说再过几天，再过几天。长大以后我才明白，以家里当时的条件，妈妈是无法满足我随时能吃上大米饭这个愿望的。小贾家庭条件优越，而我的父母每个月要用116元的工资养活一家7口人，还要给姥姥寄15元的生活费。所以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呢？1977年1月8日，那是我参军入伍的第一天，一辆大客车把100多名新兵拉到大青山脚下的小井沟。这天傍晚，我吃了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。两个硕大的盆，一个盆盛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，一个盆盛着以土豆白菜为主的大烩菜。全班十几个新兵一拥而上，两大盆饭菜很快就被吃得精光。40多年过去了，那顿普普通通的饭菜的味道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，它甚至成为我每次回忆当兵岁月时都能想起的一个片断。再到后来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，大米饭逐渐成为普通百姓家庭的日常主食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各单位给干部职工搞福利，经常分大米，有盘锦大米、银川大米，好像还分过天津小站大米。市场上销售的大米种类繁多，南方的、北方的，还有进口的。一到冬天单位就会分大米，分到的大米是用麻袋装的，分一次大米差不多就够全年吃了。

“大米饭”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人们说“米饭”指的就是大米饭。去掉“大”字是因为人们很少再吃其它谷物的米饭。如果谁家今天要吃小米饭或高粱米饭，那一定是想换个口味尝个新鲜。大米饭——米饭，一字之变，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和变迁，然而，无论岁月过去多久，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就像小时候那碗难忘的大米饭一样，永远留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## 用一道食物安慰味蕾

●赵自力

味蕾是有记忆的。妻子曾笑我，说那碗面条就像朱元璋吃过的珍珠翡翠汤一样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那户庄户人家一直心存感激，毕竟在又冷又饿的冬天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慰藉着饥饿的味蕾。

味蕾是需要安慰的，不仅是在饥饿的时候。我工作的城市离家很远，每年回家的次数都不多。母亲知道我喜欢喝茶，春季常常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上山摘野茶。然后一点点攒起来，寄给我喝。野茶里常有兰花的清香，那种味道是别的茶不能比的。想家时，我常常会泡一杯野茶，慢慢品尝着家乡的味道。母亲会做柿饼，到了秋天，就把屋后几棵树的柿子摘下来，压成一个个柿饼寄给我。柿饼只要放在通风处，可以保存很长时间。老家的柿饼滋润着儿时的味蕾，也一直停留在我记忆深处。切下一小块柿饼，小口小口地嚼着，思乡心切的味蕾就会得到安抚，慢慢舔舐着家的味道。

用一道食物安慰味蕾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。

读师范时，有一年放寒假，为了省钱，我和一个同学决定走回家。老家距离县城60多里路，且多半是山路，但当时年轻气盛，再加上归心似箭，根本没想那么多。结果天黑时还在山里转悠，我们相互打气，硬着头皮继续往回赶。当时又冷又饿，如果不是想到父母期待的目光，根本就走不下去。路过一个村庄时，我们试着去一农户家烤火再走。大叔非常热情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大娘还去下了面条，我清楚地记得碗里还有一个荷包蛋。在吃下第一口时，冻僵的味蕾迅速苏醒过来，随即刮起舌尖上的风暴。滴上几滴辣椒油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我们风卷残云般吃掉，顺带喝光了面汤。在说声谢谢时，我竟然有些哽咽。我们又上路了，直到半夜才回到家。

那是我吃过最有味道的一碗面，从此，那碗面所有的美好记忆嵌进味蕾的深处。后来，我曾变着花样煮各种各样的面条，却始终找不到当年的味

## 忙年

●李元岁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一进入腊月，土默川一带的庄户人就为过大年忙碌开了。忙什么呢？忙这些事——

蒸糕。糕是庄户人家年下必备的食品。过完腊月二十三小年，家家户户就准备着手蒸年糕了。蒸斗二八升黄米的年糕，得花一整天的工夫。年糕蒸好了，炸一半油糕，留一半素糕。素糕切成片儿，连同炸了的油糕搁凉房里冻起来。吃的时候取回来，或用蒸笼蒸，或用锅煮，再烩一锅酸菜，那滋味太美了！

摊滑儿。滑儿是玉米面掺杂少量的小米面和麦子面，发酵后拌些糖精，再用火铛子摊制的一种食品，折叠起来呈半圆形。摊制五六十斤面的滑儿，辅助其它食品，够一家人吃两三个月了。摊滑儿是费手脚、费工夫的营生，至少得三个人来制作：一个烧火，一个往火铛子里舀面糊，另一个剥滑儿。摊好了的滑儿同样放在凉房的大瓮里冻起来，吃时撬起来，解冻后可随时入口。因放了糖精，便有了甜酸甜酸的味道。

磨豆腐。磨豆腐是从小年后开始的。生产小队的队部安装一盘磨，做豆腐的人家多，得排队。轮到了，便带几升豆黄，去四五个人做豆腐。俩人负责推磨，一人负责烧火、打杂，另一个负责锅里的活儿。豆腐成型之前，可喝一碗热乎乎的豆腐脑。一锅豆腐做好后能划成16块儿，用水桶挑回家放在缸里，供整个腊月和整个正月吃。

打扫家。过年打扫家要比平时打扫家隆重一些。将铺盖、炕席等所有能倒腾的东西都倒腾到院子里，从屋顶到房梁、墙面、旮旯旯统统清扫一遍，再粉刷墙壁。男人们刷完了墙，女人们开始糊窗户，白麻纸、大小窗花、彩色纸都派上用场。从一大早开始，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钟，这家才能打扫完。再把新买来的年画贴到还有些发湿的墙上。第二天，太阳升起照进来，窗明了，几净了，墙白了，焕然一新了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写对子。过大年了，在院子里贴上好些花花绿绿的对子，能给年增添几分喜气和吉祥。俺们家的以及左邻右舍的对子都是由俺爹来写。俺爹读过几年私塾，练就了一手好字，是纯粹的楷书体。

剃头。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。到了腊月二十七、二十八，忙里偷闲也得理个发。爹有剃头的手艺，来找爹剃头的本家和左邻右舍们就多。爹花上半天工夫，给爷爷叔叔们剃完头后，爹的头再由七叔来剃。俺一向“护头”，剃一次头哭一回。爹说俺：“这娃子，连剃头都哭，将来还能有出息？”

上坟。上坟是对故去的先人们的一种孝道。阴历七月十五、十月初一都上坟。到了年三十下午，还得上一回。年三十这回上坟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在阴间的先人们也要过年，活着的人们就赶在年前给故去的先人们送一些钱去，好让他们过年不受紧缺；第二，还有“请先人”的意思，就是把先人们请回来一道过个年。家族中的人，从初一到初五都来祭拜先人们，待过了破五再把他们送回去。

垒旺火。旺火，家家户户得垒两个的。两个旺火分别在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初一晚上接财神的时候点燃。年三十傍晚之前，将旺火垒好了，这一腊月忙年的事也就算忙得差不多了，就该等着守岁、点旺火、煮饺子、接财神喽！